

漢

書

志
三

八

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

五行志第七中之下

傳曰：「視之不明，是謂不愆，厥咎舒，厥罰恆奧，^{〔二〕}厥極疾。^{〔三〕}時則有草妖，時則有羸蟲之孽，^{〔三〕}時則有羊飢，時則有目痾，時則有赤眚赤祥。惟水沴火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奧讀曰煥。煥，暎也，音於六反。其下並同。」

〔三〕韋昭曰：「以疾爲罰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蠹、螟之類無鱗甲毛羽，故謂之羸蟲也。音郎果反。」

「視之不明，是謂不愆，愆，知也。詩云：『爾德不明，以亡陪亡卿；不明爾德，以亡背亡仄。』^{〔二〕}言上不明，暗昧蔽惑，則不能知善惡，親近習，長同類，^{〔三〕}亡功者受賞，有罪者不殺，百官廢亂，失在舒緩，故其咎舒也。盛夏日長，暑以養物，政弛緩，故其罰常奧也。奧則冬溫，春夏不和，傷病民人，故極疾也。誅不行則霜不殺草，繇臣下則殺不以時，^{〔三〕}故有草妖。凡妖，貌則以服，言則以詩，聽則以聲。視則以色者，五色物之大分也，在於青祥，故聖

人以爲草妖，失秉之明者也。〔四〕溫與生蟲，故有羸蟲之孽，謂螟螣之類。〔五〕當死不死，未當生而生，或多於故而爲災也。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。於易，剛而包柔爲離，〔六〕離爲火爲目。羊上角下〔號〕，剛而包柔，羊大目而不精明，視氣毀故有羊眚。一曰，暑歲羊多疫死，及爲怪，亦是也。及人，則多病目者，故有目痾。火色赤，故有赤眚赤祥。凡視傷者病火氣，火氣傷則水沴之。其極疾者，順之，其福曰壽。〔七〕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，雞眚。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，故爲羽蟲；眚亦從羽，故爲雞；雞於易自在巽。說非是。庶徵之恆與，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。小與不書，無冰然後書，舉其大者也。京房易傳曰：「祿不遂行茲謂欺，厥咎與，雨雪四至而溫。臣安祿樂逸茲謂亂，與而生蟲。知罪不誅茲謂舒，其與，夏則暑殺人，冬則物華實。重過不誅，茲謂亡徵，其咎當寒而與六日也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大雅蕩之詩也。言不別善惡，有逆背傾仄者，有堪爲卿大夫者，皆不知之也。仄，古側字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習，狎也。近狎者則親愛之，同類者則長益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繇讀與由同，言誅罰由於臣下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謂失所執之權也。音彼命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螟食苗心，螣食苗葉之蟲也。螟音冥。螣音徒得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兩陽居外，一陰在內，故云剛包柔。」

〔七〕李奇曰：「於六極之中爲疾者，逆火氣，致疾病也。能順火氣，則眚更爲福。」

桓公十五年「春，亡冰」。劉向以爲周春，今冬也。先是連兵鄰國，三戰而再敗也，〔一〕內失百姓，外失諸侯，不敢行誅罰，鄭伯突篡兄而立，公與相親，〔二〕長養同類，不明善惡之罰也。〔三〕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，陰失節也。〔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三戰者，謂十年齊侯、衛侯、鄭伯來戰于郎，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于宋，十三年會紀侯、鄭伯及齊侯、宋公、衛侯、燕人戰也。再敗者，謂郎之戰，穀梁傳曰『以吾敗也』，又宋之戰，穀梁亦曰『諱敗，舉其可道者也』。據左氏傳、公羊、穀梁，亦曰無冰，並在十四年，今此云十五年，未詳其意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突，鄭莊公子，卽厲公也。兄謂太子忽，卽昭公也。莊公既卒，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，遂使昭公奔衛，故云篡兄也。公與相親者，謂十五年突爲祭仲所逐奔蔡，遂居櫟，而昭公入，公再與諸侯伐鄭，謀納厲公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桓篡立，與突志同，故曰長養同類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夫人姜氏通于齊侯，故云不正。」

成公元年「二月，無冰」。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，君臣無悲哀之心，而炘陽，作丘甲。〔一〕劉向以爲時公幼弱，政舒緩也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時宣公薨始踰年，故云有喪也。丘甲，解在刑法志。」

襄公二十八年「春，無冰」。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，有侵陵用武之意，〔二〕於是鄰國不和，伐其三鄙，〔三〕被兵十有餘年，因之以饑饉，百姓怨望，臣下心離，公懼而弛緩，不敢行誅罰，〔四〕楚有夷狄行，公有從楚心，不明善惡之應。〔五〕董仲舒指略同。一曰，水旱之災，

寒暑之變，天下皆同，故曰「無冰」，天下異也。桓公殺兄弑君，外成宋亂，與鄭易邑，背畔周室。^{〔五〕}成公時，楚橫行中國，^{〔六〕}王札子殺召伯、毛伯，^{〔七〕}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，^{〔八〕}天子皆不能討。襄公時，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，^{〔九〕}君不能制。漸將日甚，善惡不明，誅罰不行。周失之舒，秦失之急，故周衰亡寒歲，秦滅亡奧年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作三軍者，季氏欲專其權，非公本意，此說非也。侵陵用武者，謂入鄆取郛也。郛，晉詩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謂十二年三月，十四年夏，莒人伐我東鄙。十五年夏，齊侯伐我北鄙。秋，邾人伐我南鄙。十六年三月，齊侯伐我北鄙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施，放也，晉式爾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有從楚心，謂二十八年公朝于楚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隱攝公位，又桓之兄，故云殺兄弑君也。成宋亂者，謂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，以鄆大鼎賂公，公會齊侯、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。與鄭易邑，謂以太山之田易許田也。許田者，魯朝宿之邑也，而以與鄭，明魯之不朝於王，故云背畔周室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謂成二年楚師侵衛，遂侵我，師于鄆。六年七月，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鄆。九年，嬰齊帥師伐莒。十五年，楚子伐鄆。十六年，楚子與晉侯、鄭伯戰于鄆陵。十八年，楚子伐宋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王札子，即王子捷也。召伯、毛伯，皆周大夫也。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、毛伯事在宣十五年，而此言成公時，未達其說。召讀曰邵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賀戎，戎別種也。」公羊傳成元年：「王師敗績于賀戎。孰敗之？蓋晉敗之。」賀音莫候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謂襄十六年會于漠梁，諸侯之大夫盟皆類此。」

武帝元狩六年冬，亡冰。先是，比年遣大將軍衛青、霍去病攻祁連，絕大幕，〔一〕窮追單于，斬首十餘萬級，還，大行慶賞。乃閔海內勤勞，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，〔二〕存賜鰥寡，假與乏困，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。郡國有以爲便宜者，上丞相、御史以聞。天下咸喜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比，頻也。祁連，山名也。幕，沙磧也。直度曰絕，祁音上夷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行音下更反。」

昭帝始元二年冬，亡冰。是時上年九歲，大將軍霍光秉政，始行寬緩，欲以說下。

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隕霜不殺草。劉歆以爲草妖也。劉向以爲今十月，周十二月。

於易，五爲天位，〔爲〕君位，九月陰氣至，五通於天位，其卦爲剝，〔二〕剝落萬物，始大殺矣，

明陰從陽命，臣受君令而後殺也。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，此君誅不行，舒緩之應也。是時

公子遂顓權，〔三〕三桓始世官，〔三〕天戒若曰，自此之後，將皆爲亂矣。文公不寤，其後遂殺

子赤，三家逐昭公。〔四〕董仲舒指略同。京房易傳曰：「臣有緩茲謂不順，厥異霜不殺也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坤下艮上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公子遂，莊公之子，卽東門襄仲也，時爲卿，專執國政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謂父子相繼爲卿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並已解於上。」

書序曰：「伊〔涉〕相太戊，毫有祥桑穀共生。」〔二〕傳曰：「俱生乎朝，七日而大拱。」〔三〕伊陟戒以修德，而木枯。」劉向以爲殷道既衰，高宗承敝而起，盡涼陰之哀，天下應之，〔三〕既獲顯榮，怠於政事，國將危亡，故桑穀之異見。桑猶喪也，穀猶生也，殺生之秉失而在下，〔四〕近草妖也。一曰，野木生朝而暴長，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，危亡國家，象朝將爲虛之應也。〔五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商書咸乂之序也。其書亡。伊陟，伊尹子也。大戊，太甲孫也。毫，殷所都也。桑、穀二木，合而共生。穀音穀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兩手合爲拱，音久勇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涼，信也。陰，默也。言居哀信默，三年不言也。涼讀曰諒。一說，涼陰謂居喪之廬也。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。涼音力羊反。據今尙書及諸傳記，太戊卒，子仲丁立，卒，弟何宜甲立，卒，子祖乙立，卒，子盤庚立，卒，小乙之子武丁立，是爲高宗。桑穀自太戊時生，涼陰乃高宗之事。而此云桑穀卽高宗時出，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，未詳其義也。或者伏生差謬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秉音彼命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虛讀曰墟。」

書序又曰：「高宗祭成湯，有蜚雉登鼎耳而雊。」〔二〕祖己曰：「惟先假王，正厥事。」〔三〕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雉也，以赤色爲主。於易，離爲雉，雉，南方，近赤祥也。劉歆以爲羽蟲之孽。易有鼎卦，〔三〕鼎，宗廟之器，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。野鳥自外來，入爲宗廟器主，是繼嗣將易也。一曰，鼎三足，三公象，而以耳行。〔四〕野鳥居鼎耳，小人將居公位，敗宗廟之祀。野木生朝，野鳥入廟，敗亡之異也。武丁恐駭，謀於忠賢，修德而正事，內舉傳說，授以國政，〔五〕外伐鬼方，以安諸夏，〔六〕故能攘木鳥之妖，致百年之壽，〔七〕所謂「六沴作見，若是共御，五福乃降，用章于下」者也。〔八〕一曰，金沴木曰木不曲直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商書高宗彤日之序也。蜚，古飛字。雊，音工豆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祖己，殷賢臣。假，大也。言先代大道之王，能正其事，而災異銷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巽下離上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鼎非舉耳不得行，故云以耳行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武丁夢得賢相，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，得於傅巖，立以爲相，作說命三篇。說讀曰悅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鬼方，絕遠之地，一曰國名。夏，大也。中國大於戎狄，故曰諸夏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攘，却也，音人羊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共讀曰恭。御讀曰禦。言恭己以禦災也。一說，御，治也，恭治其事也。」

僖公三十三年「十二月，李梅實」。劉向以爲周十二月，今十月也，李梅當剝落，今反華實，近草妖也。先華而後實，不書華，舉重者也。陰成陽事，象臣顓君作威福。一曰，冬當殺，反生，象驕臣當誅，不行其罰也。故冬（華）華者，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，至於實，則成矣。是時僖公死，公子遂顓權，文公不寤，後有子赤之變。一曰，君舒緩甚，奧氣不臧，則華實復生。董仲舒以爲李梅實，臣下彊也。記曰：「不當華而華，易大夫；不當實而實，易相室。」（二）冬，水王，木相，故象大臣。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，思心羸蟲孽也。李梅實，屬草妖。

（二）應劭曰：「冬，水王，木相，故象大臣。冬實者，變置丞相與宮室也。但華，則變大夫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相室猶言相國，謂宰相也。合韻故言相室。相室者，相王室。」

惠帝五年十月，桃李華，棗實。昭帝時，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，一朝起立，生枝葉，有蟲食其葉，成文字，曰「公孫病已立」。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。眭孟以爲木陰類，下民象，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。昭帝富於春秋，霍光秉政，以孟妖言，誅之。後昭帝崩，無子，徵昌邑王賀嗣位，狂亂失道，光廢之，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，是爲宣帝。帝本名病已。京房易傳曰：「枯楊生稊，（二）枯木復生，人君亡子。」

（二）師古曰：「大過九二爻辭也。稊，楊秀之始生者，晉徒奚反。」

元帝初元四年，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，上出屋。（二）劉向以爲

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。後王莽篡位，自說之曰：「初元四年，莽生之歲也，當漢九世火德之厄，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。門爲開通，梓猶子也，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，起於柱石大臣之位，受命而王之符也。」

〔一〕孟康曰：「王伯，莽之祖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莽高祖父也。故下云高祖考。卒讀曰猝。猝，暴也。」

建昭五年，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。〔二〕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，〔三〕吏伐斷之，其夜樹復立其故處。成帝永始元年二月，河南街郵橐樹生支如人頭，〔四〕眉目須皆具，亡髮耳。哀帝建平三年十月，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，生支如人形，〔五〕身青黃色，面白，頭有頰髮，稍長大，凡長六寸一分。京房易傳曰：「王德衰，下人將起，則有木生爲人狀。」

〔一〕張晏曰：「民間三月九月又社，號曰私社。」臣瓚曰：「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，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，是私社。」

師古曰：「瓚說是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橐，縣名也，屬山陽郡。茅鄉，橐縣之鄉也。橐音拓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郵謂行書之舍。橐樹似杮。橐音丑余反。杮音丑倫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仆，頓也，音赴。」

哀帝建平三年，零陵有樹僵地，〔一〕圍丈六尺，長十丈七尺。民斷其本，長九尺餘，皆枯。三月，樹卒自立故處。〔二〕京房易傳曰：「棄正作淫，厥妖木斷自屬。〔三〕妃后有頰，木仆

反立，斷枯復生。^{〔四〕}天辟惡之。^{〔五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僵，偃也，音疆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卒讀曰猝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屬，連續也。音之欲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顯謂專寵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天辟，謂天子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辟音璧。」

元帝永光二年八月，天雨草，而葉相摻結，大如彈丸。^{〔一〕}平帝元始三年正月，天雨草，狀如永光時。京房易傳曰：「君吝於祿，信衰賢去，厥妖天雨草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摻，繞也。穆音居蚪反。」

昭公二十五年「夏，有鸛鵒來巢」。劉歆以爲羽蟲之孽，其色黑，又黑祥也，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。劉向以爲有蜚有蜚不言來者，氣所生，所謂眚也；^{〔一〕}鸛鵒言來者，氣所致，所謂祥也。鸛鵒，夷狄穴藏之禽，來至中國，不穴而巢，陰居陽位，^{〔二〕}象季氏將逐昭公，去宮室而居外野也。鸛鵒白羽，旱之祥也；穴居而好水，黑色，爲主急之應也。天戒若曰：「既失衆，不可急暴；急暴，陰將持節陽以逐爾，去宮室而居外野矣。」昭不寤，而舉兵圍季氏，爲

季氏所敗，出犇于齊，遂死于外野。董仲舒指略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此蜚，謂負蠶也，其爲蟲臭。蜚，短弧，卽今所謂水弩也。隱元年有蜚，莊十八年有蜚。蜚音翳。蜚音翳。蜚音翳。蜚音翳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今之鸛鵒，中國皆有，依周官而言，但不踰濟水耳。左氏以爲魯所常無，故異而書之。而此云夷狄禽，未喻其意。又此鳥本亦巢居，不皆穴處也。書巢者，著其居止字乳，不卽去也。」

景帝三年十一月，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，白頸不勝，墮泗水中，死者數千。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。時楚王戊暴逆無道，〔二〕刑辱申公，與吳王謀反。烏羣鬪者，師戰之象也。白頸者小，明小者敗也。墮於水者，將死水地。王戊不寤，遂舉兵應吳，與漢大戰，兵敗而走，至於丹徒，爲越人所斬，墮死於水之效也。京房易傳曰：「逆親親，厥妖白黑烏鬪於國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戊，楚元王之孫也。」

昭帝元鳳元年，有烏與鵲鬪燕王宮中池上，烏墮池死，近黑祥也。時燕王旦謀爲亂，遂不改寤，伏辜而死。楚、燕皆骨肉藩臣，以驕怨而謀逆，俱有烏鵲鬪死之祥，行同而占合，此天人之明表也。燕一烏鵲鬪於宮中而黑者死，楚以萬數鬪於野外而白者死，象燕陰謀未發，獨王自殺於宮，故一烏水色者死，楚炘陽舉兵，軍師大敗於野，故衆烏金色者死，天道精

微之效也。京房易傳曰：「專征劫殺，厥妖烏鵲鬪。」

昭帝時有鵲鵲或曰禿鶩，〔二〕集昌邑王殿下，王使人射殺之。劉向以爲水鳥色青，青祥也。時王馳騁無度，慢侮大臣，不敬至尊，有服妖之象，〔三〕故青祥見也。野鳥入處，宮室將空。王不寤，卒以亡。京房易傳曰：「辟退有德，厥咎狂，厥妖水鳥集于國中。」〔三〕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鵲鵲卽汙澤也，一名淘河，腹下胡大如數升甕，好羣入澤中，抒水食魚，因名禿鶩，亦水鳥也。鵲音大奚反。鵲音胡。鶩音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謂多治仄注冠，又以冠奴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辟，君也。」

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，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。〔二〕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，往視，見巢燬，盡墮地中，〔三〕有三戴鵲燒死。〔三〕樹大四圍，巢去地五丈五尺。太守平以聞。戴色黑，近黑祥，貪虐之類也。易曰：「鳥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後號咷。」〔四〕泰山，岱宗，五嶽之長，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。天戒若曰，勿近貪虐之人，聽其賊謀，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。其後趙蜚燕得幸，立爲皇后，弟爲昭儀，姊妹專寵，聞後宮許美人、曹偉能生皇子也，〔五〕昭儀大怒，令上奪取而殺之，皆并殺其母。成帝崩，昭儀自殺，事乃發覺，趙后坐誅。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。一曰，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，卒成易姓之禍云。京房易傳曰：

「人君暴虐，鳥焚其舍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戴，鴟也，音緣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難，古然字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鳥子新生而哺者曰鷇，音口豆反，又音工豆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旅卦上九爻辭也。咷音逃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曹偉能，宮人姓名也。偉能一名宮，見外戚傳。」

鴻嘉二年三月，博士行大射禮，有飛雉集于庭，歷階登堂而雊。後雉又集太常、宗正、

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，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。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晉、待詔寵等上言：「天地之氣，以類相應，〔一〕譴告人君，甚微而著。雉者聽察，先聞雷聲，故月

令以紀氣。〔二〕經載高宗雊雉之異，〔三〕以明轉禍爲福之驗。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

會，飛集於庭，歷階登堂，萬衆睢睢，〔四〕驚怪連日。徑歷三公之府，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

官，然後入宮。其宿留告曉人，具備深切，〔五〕雖人道相戒，何以過是！」後帝使中常侍鼂

閎詔晉曰：「聞捕得雉，毛羽頗摧折，類拘執者，得無人爲之？」〔六〕晉復對曰：「陛下安得亡

國之語？不知誰主爲佞譖之計，〔七〕誣亂聖德如此者！左右阿諛甚衆，不待臣晉復譖而

足。〔八〕公卿以下，保位自守，莫有正言。如令陛下覺寤，懼大禍且至身，深責臣下，繩以聖

法，臣音當先受誅，豈有以自解哉！今卽位十五年，繼嗣不立，日日駕車而出，泆行流聞，〔九〕海內傳之，甚於京師。外有微行之害，內有疾病之憂，皇天數見災異，〔一〇〕欲人變更，終已不改。天尙不能感動陛下，臣子何望？獨有極言待死，命在朝暮而已。如有不然，老母安得處所，尙何皇太后之有！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！〔一一〕宜謀於賢知，克己復禮，以求天意，繼嗣可立，災變尙可銷也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以經術待詔，其人名寵，不記姓也。流浴書本寵上輒加孫字，非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謂季冬之月云『雉雊雞乳』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已解於上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睢睢，仰目視貌也。音呼惟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宿音先就反。留音力救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人放此雉，故欲爲變異者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譌，古詔（也）〔字〕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足，益也，音子喻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言帝行多驕佚，醜惡流布，聞於遠方也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見，顯示。」

〔一一〕如淳曰：「老母，音之老母也，當隨已受罪誅也。又謂己言深切，觸悟人主，積患而死，必行之誅，不能復顧太后。」

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如說非也。此言總屬於成帝耳。不然者，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。老母，帝之母，即太后也。言帝不自修改，國家危亡，太后不知處所，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。屬晉之欲反。」

成帝綏和二年三月，天水平襄有燕生爵，哺食至大，俱飛去。^{〔二〕}京房易傳曰：「賊臣在國，厥咎燕生爵，諸侯銷。」一曰，生非其類，子不嗣世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哺音蒲，固反。食讀曰飢。謂與母俱去。」

史記魯定公時，季桓子穿井，得土缶，中得蟲若羊，^{〔二〕}近羊禍也。羊者，地上之物，幽於土中，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，暗昧不明之應也。一曰，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，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，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。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。後三年，陽虎劫公伐孟氏，兵敗，竊寶玉大弓而出亡。^{〔三〕}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缶，盎也，即今之盆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寶玉謂夏后氏之璜，大弓謂封父之繁弱，皆魯始封之分器，所受於周也。定八年，陽虎作亂不克，竊之而入，謹陽關以叛。」

左氏傳魯襄公時，宋有生女子赤而毛，棄之隄下，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，^{〔二〕}

因名曰棄。長而美好，納之平公，生子曰佐。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。^{〔三〕}先是，大夫華元出奔晉，^{〔三〕}華弱奔魯，^{〔四〕}華臣奔陳，^{〔五〕}華合比奔衛。^{〔六〕}劉向以爲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。京房易傳曰：「尊卑不別，厥妖女生赤毛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平公，宋共公之子也，名成。共讀曰恭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事在襄二十六年。痤晉才戈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華元奔在成十五年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事在襄六年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事在襄十七年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事在昭六年。據今春秋，合比奔在殺太子痤後，而志總言先是，未詳其意。」

惠帝二年，天雨血於宜陽，一頃所，劉向以爲赤眚也。時又冬雷，桃李華，常與之罰也。是時政舒緩，諸呂用事，讒口妄行，殺三皇子，建立非嗣，^{〔一〕}及不當立之王，^{〔二〕}退王陵、趙堯、周昌。^{〔三〕}呂太后崩，大臣共誅滅諸呂，僵尸流血。京房易傳曰：「歸獄不解，茲謂追非，厥咎天雨血；茲謂不親，民有怨心，不出三年，無其宗人。」又曰：「佞人祿，功臣僇，天雨血。」^{〔四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三皇子，謂趙隱王如意、趙幽王友、趙恭王恢，皆高帝子也。建立非嗣，謂立後宮美人子爲嗣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呂氏三王也。」